

# 信仰的暧昧与救赎的缺场

——《福音书》视域下的《祝福》

The Ambiguity of Faith and the Absence of  
Redemption: A Reading of Lu Xun's "New Year's  
Blessings" in the Light of the Gospels

顾悦

GU Yue

## 作者简介

顾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GU Yue, Lectur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royguyue@gmail.com

## Abstract

Lu Xun's "New Year's Blessings" is a short story about faith. In the story, Mrs. Xianglin asked a questi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existence, or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amlet Question." The story addresses humanity's longing for redemption. Mrs. Xianglin's circumstance is also present in the Gospels. However, due to Lu Xun's deficiency of spiritual resources, the story fails to offer consolation to the weak, and Mrs. Xianglin dies in the nothingness of existence. Going beyond social criticism, however, "New Year's Blessings" demonstrates Lu Xun's concern for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Mrs. Xianglin's Ques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providing a mileston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ideas.

**Keywords:** Lu Xun, the Gospels, redemption, spiritual crisis

祥林嫂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可怜人，但是祥林嫂却提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罕有的终极追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惊人的。自从孔夫子以“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子路的提问之后（见《论语·先进》），中国文化对于这一问题便态度暧昧。祥林嫂的追问得到的也依然是暧昧的回答——“说不清”。于是，祥林嫂死了。

公元 1 世纪，《福音书》的作者最早完成了基督道成肉身的叙事。这一叙事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文化走向。在《福音书》所描述的这一关系性事件中，超越维度的上帝走向此在的个体，神圣原初之自我言说，“使个体之偶在生存根据的根本性重设成为可能”<sup>①</sup>。根据《福音书》的记叙，圣爱（agape）在受难中得以最完全表达<sup>②</sup>，借此让个体得以超越此世的欠然，领受永恒的救赎。19 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在《福音书》所代表的信仰传统上得以建构。

《祝福》诞生的 20 世纪初，中国的精神传统看似已无法“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命运问题”<sup>③</sup>。“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纷纷在西方思想中寻求出路，以填补中国思想的欠缺。他们找到的是承接

---

<sup>①</sup>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年，第 185-186 页。[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185-186.]

<sup>②</sup> Paul Tillich, “The Problem of Theological Method,” in *Four Existentialist Theologies: A Reader from the Works of Jacques Maritain, Nicolas Berdyaev, Martin Buber and Paul Tillich*, ed. Will Herberg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58), 346.

<sup>③</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 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2<sup>nd</sup> e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自西方启蒙主义的“科学和民主的理性精神”<sup>①</sup>。其时，西方文化却同样处在传统精神崩溃、信仰式微的年代。“五四”学人与西方文化的信仰基石擦肩而过。作为“复杂性的重要性不亚于现代中国之任何文化问题”的信仰问题成为被大部分“中国学者与知识分子……所忽略的问题”<sup>②</sup>。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祝福》言说了信仰的危机。

“祝福”是一种民间的崇拜活动。据周作人回忆，这一“祭百神”的仪式“说是祭百神，到底不知道有多少位”<sup>③</sup>。《祝福》中充满此种信仰的混杂。儒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多种元素都可以找到。鲁四老爷是教四书的老监生，同时又兼信道教，还有非儒的民间迷信忌讳。柳妈是佛教徒，同时又兼信儒家礼教与民间信仰。“改嫁者死后被锯开”这一理论就是佛教、儒家伦理、民间信仰相糅合的怪胎。“信仰”对于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种“年年如此，家家如此”<sup>④</sup>的习惯。祥林嫂之伟大，在于她是整篇小说中唯一认真索求信仰的人。当读书人与一般百姓都对于自己的“所信”——无论是传统儒家伦理，抑或民间鬼神崇拜——采用一种暧昧的态度时，只有祥林嫂认真地持守“所信”。被强迫改嫁时，祥林嫂拼死抵抗，将“贞节”亲身实践出来，以致被称为“真出格”。她所持守的伦理或许荒谬，然而她至少是认真对待的；倒是婆家出于实用的考虑时，视“贞节”之类的伦理也如无有了。而当柳妈告诉祥林嫂“捐

<sup>①</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

<sup>②</sup> 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载《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TANG Junyi, “Religious Belief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Selected Works of Tang Junyi* (Beiji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1992), 228.]

<sup>③</sup> 见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5-97页。[ZHOU Xiashou, *Characters in Lu Xun's Fiction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95-97.]

<sup>④</sup> 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页。[LU Xun, *Wandering*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9), 2.]

门槛”的作用时，祥林嫂便真心相信了这样的救赎力量，为完成这一仪式积攒了一年的工钱。在混杂的信仰状况下，她始终在试图寻找一种得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点。

作为一种信仰行为，祥林嫂的“捐门槛”是她寻求救赎的最后努力。她希望借此恢复自身在“祝福”这一崇拜仪式所象征的社会伦理网罗中的地位。这一行为因其超越性的象征意义，也确为她带来了短暂的平安：“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sup>①</sup>。然而当四嫂并没有因为她的自赎便承认她的洁净之时，她发现，这样的自赎并未洗净自己的“耻”，也并未为自己赢得接纳。她没有明白，信仰是个体化的选择，而非社会性的认同。“捐门槛”若是作为个体信仰行为，其救赎力量并不需要依靠他人的认同而存在。因此，祥林嫂此时的这一行为本质上还是试图恢复自己在社会伦理网罗中的位置。

当祥林嫂“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的切切的”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时，她对于自己所在的网罗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反抗。彼时甚至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都因着这样的念想而“忽然发光了”。“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sup>②</sup>这样的疑惑的意义是极大的；“祥林嫂在生命的末路上，孜孜于灵魂的有无问题，悬希望于冥间……用一种……根本的方式在追寻着一种意义的世界”<sup>③</sup>。祥林嫂开始意识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传统并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她开始寻找自身个体在永恒中的位置，开始怀疑与拷问由环境与传统所赋予的集体信仰，开始寻找个体生存所倚仗的信念，开始由“族群性、民族

---

<sup>①</sup> 鲁迅：《彷徨》，第15页。[LU Xun, *Wandering*, 15.]

<sup>②</sup> 鲁迅：《彷徨》，第3页。[LU Xun, *Wandering*, 3.]

<sup>③</sup> 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ZHU Shoutong, ed.,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1998), 246.]

性以致历史强制性”的伦理网罗转向“个体性、超民族性和个体决断性的”<sup>①</sup>个人信仰。她希望通过质问彼岸，来确定自己是否可以“相信一种在永生中对死的克服”<sup>②</sup>。这样的质问，使得她开始触到了“我信”（Credo）的边缘。

然而小说中的“我”并不拥有“福音”，甚至不拥有任何超越维度的信仰。当“我”面对祥林嫂的问题时，“我”显得极为尴尬，如同芒刺在身。“我”不仅不知道，甚至不在乎：“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我”只能用“说不清”来搪塞，落得自身的“逍遥自在”<sup>③</sup>。据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杀死的。但是祥林嫂在死前分明是去向“我”——反抗“封建礼教”的“新派”——询问生存的问题，而“我”却无从回答，只有敷衍逃避。就是这样一个人念叨着“我真傻”的没有读过书的妇人，提出了让“我”这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新党”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sup>④</sup>作为读书人的“我”自然无法回答，因为“我”所在的整个文化传统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我”所崇尚的启蒙理性亦无法回答。怀揣“新派”的启蒙思想的“我”能够反对“封建礼教”，却无法解答一个具体的生命的生存难题，无法拯救礼教下的一位具体的妇人；既没有给她提供生的信念，也没有给她提供死的归宿。祥林嫂与其说是死于“想做奴隶而不得”，莫如说是死于“想信仰而无所信”。祥林嫂最终死于救赎的缺场中，死于世界的虚无中，无所安慰，无所归宿。

<sup>①</sup>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187页。[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187.]

<sup>②</sup> 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Max Scheler, *Death, Eternal Life, and God*, 2<sup>nd</sup> ed,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sup>③</sup> 鲁迅：《彷徨》，第3-4页。[LU Xun, *Wandering*, 3-4.]

<sup>④</sup> 鲁迅：《彷徨》，第3页。[LU Xun, *Wandering*, 3.]

信仰维度的缺场，使得祥林嫂无法“确信世界具有意义”<sup>①</sup>，也无法确信自己的存在具有意义。“礼教”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社会伦理网罗，却没有赋予她内在的精神依托。祥林嫂惟有作为社会网罗中的一个点才有意义，她的生存合法性惟有从这一网罗中获取。而在这一网罗中，“人的价值是由外部的、偶然的事件所决定”<sup>②</sup>。丧夫，丧子，被迫改嫁，这些无常的境遇便可以让一个女人失去生存的一切价值。祥林嫂没有自身生命存在的绝对价值，找不到生存的支柱，找不到得以忍受此世的苦弱与个体的欠然的超越性盼望。祥林嫂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由于没有寄托于彼岸的信仰尺度，此岸人生的价值和尊严就没有了精神信念的支持，整个社会有的只是严格的等级秩序，个体的地位得不到充分的承认与尊重”<sup>③</sup>。因此，当她“被外部世界否定之后，根本没有神圣的安慰”<sup>④</sup>，当她被她所在的社会网罗所抛弃时，她存在的价值便被完全地否定。“当社会宣判了她该死，哪怕还活着她也早就死了。不管她在什么地方活着，都已经死了；也不管她活多久，她也已经死了。”<sup>⑤</sup>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祥林嫂却鲜活地告诉我们，“未知死，焉知生”。对于生命来说，不知何以面对死亡，便无法面对生存。没有“个体

---

<sup>①</sup>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41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 CHEN Wei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41.]

<sup>②</sup> 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trans. WANG Xiaodan and ZHAO We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3.]

<sup>③</sup> 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XU Xingyan,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2.]

<sup>④</sup>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页。[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ress, 2008), 48.]

<sup>⑤</sup>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第51页。[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51.]

灵魂安身立命”的“在世理由”<sup>①</sup>，祥林嫂便无处存身。“我”即便打碎了所谓“封建礼教”，若是没有超越性的精神资源，依旧无法让个体生命得到安慰。

## 二

《福音书》的叙事语境是公元一世纪的以色列。其时，犹太人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主权丧失，税赋沉重；而宗教已沦为律法主义的教条，无以安慰苦弱的灵魂。与祥林嫂极为相似的存在境遇在《福音书》中的许多人物身上亦能找到。

祥林嫂是一位丧子的寡妇，《福音书》中同样也有一个“丧子的寡妇”的故事。这一故事出自《路加福音》。一位寡妇独生的儿子死了，寡妇行走哀哭，城里的许多人同寡妇一起送殡。属于寡妇的生之一切业已毁灭，留给她的是人世间的绝望。然而路加的叙事并没有止于这样的悲伤与绝望。接下来路加的描写是，耶稣上前对寡妇说：“不要哭”，且唤起了已死的儿子，“把他交给他母亲”（路7:14-15）。如果说这一超自然叙事与祥林嫂的故事相比过于极端，那么也许《约翰福音》讲述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与《祝福》更有可比性。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曾经有过五个丈夫，如今又是和一位不是自己丈夫的人一同生活。这样的背景在犹太文化中也同样会给她带来与祥林嫂一样的巨大的羞辱。这位妇人只能在晌午时前来汲水，因为只有在此时，炎热才驱赶了众人以及众人的鄙夷。《约翰福音》的叙事中，耶稣正是在此时向这位妇人要水喝。一位犹太男子主动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交谈，且向她要水喝，在当时是极其反常的。撒玛利亚人的祖先是犹太人。亚述征服以色列、犹太人被迫流亡之后，留在撒玛利亚的部分犹太人与外族通婚，信仰犹太教与

<sup>①</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9-10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9-10.]

外来宗教混合的宗教。犹太人流亡归来后鄙视撒玛利亚人，两族人从此互相敌视。在当时的社会中，犹太人从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犹太拉比的教导，“有脸面的男人不得公开与女人说话”<sup>①</sup>。因此，作为犹太男子的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提出请求，绝对是惊世骇俗的行为。置于双重耻辱下的撒玛利亚妇人遇到了令人惊异的、来自超越维度的爱与尊重；她也听到了关于救恩的言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 4:14）这样的叙事为那些在自己的文化与社会网罗中没有生存位置的边缘人物提供了一条得以重新拾起生命尊严的超越途径。《约翰福音》中另外一个故事——“行淫时被捉的女人”的故事——也可以和《祝福》相比较。犹太人中的宗教人士——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位行淫乱时被抓住的妇人带到耶稣前说：“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众人于是抱愧离去。接下来耶稣对这位妇人说的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约 5:1-11）这一故事中，道德谴责止步于对谴责者内心的拷问，而被谴责者也认识到了无条件宽恕的存在。除了“撒玛利亚的妇人”与“行淫时被捉的女人”之外，在《福音书》中，还有众多的麻风病人、妓女和罪人。这些人同祥林嫂一样，在当时都是被社会所鄙弃，“都是一些没有能力去践行主动态的道德生活的人，他们只能甘于受歧视，还得怪自己的不是，为什么自己会被出生成这个样子”<sup>②</sup>。然而在《福音书》的叙事中，圣言与他们的相遇给他们带来出乎意外的爱、尊重、宽

<sup>①</sup> 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第 87 页。[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113.]

<sup>②</sup>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年，第 9 页。[LIU Xiaofeng, *The Unbearable Body*, 6<sup>th</sup> ed.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9.]

怨、安慰和盼望，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从这个世界之外”传来的声音言说他们原初的名字，“恒在无限个体走向人之偶在有限个体”<sup>①</sup>，“使个体生命不再受一切本然状态的伤害”<sup>②</sup>，将他们的“自我尊严归还给”他们，让他们重新“获得生命与存在的本体意义”<sup>③</sup>。

同样是被社会边缘化，被众人弃绝，被伦理定为羞辱，被世间的苦难所折磨，全然孤独无助的人，《福音书》中的他们遇见了足以安慰自身悲苦与生命欠然的精神资源。而《祝福》中的祥林嫂却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超验之光对外界伤害的审视，没有内在信仰对外界苦难的承载”，她惟有“像一只小动物一样时时活在残酷和苦难的阴影中，饱受此刻的惊吓或时时处在惊吓即将来到的紧张不安中”<sup>④</sup>。

### 三

学者李欧梵曾说过，《祝福》是鲁迅小说中最有悲剧色彩的作品<sup>⑤</sup>。确实，祥林嫂所遭遇的一切苦难，莫不是来自非己的因素；而自身一切寻求幸福的努力最终都被破碎，一切试图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努力最终都化为乌有。信仰范畴的问题，理性无法推出答案，“我”只有用虚无来消解一切悲苦，用暧昧来逃避一切追问。这样

---

<sup>①</sup>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190页。[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190.]

<sup>②</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108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108.]

<sup>③</sup>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XU Zhiwei,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1), 101.]

<sup>④</sup>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第51页。[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51.]

<sup>⑤</sup>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尹惠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87页。[LEE Ou-fan, *Cries in the Iron Room*, trans. Yin Huiimin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9), 87.]

的叙事，言说了存在本身的绝望，生命本身的无以安释。《福音书》的“福音”即是“好消息”的意思，《祝福》的标题却充满讽刺。当“福音”宣称给人带来好消息时，“祝福”却不过是“企图回避关系而获致作用……于虚无中玩弄把戏”<sup>①</sup>。剧烈的鞭炮声掩盖着虚无，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sup>②</sup>

信仰的暧昧与神性的缺场，曾引发了著名的哈姆莱特之问：“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sup>③</sup>。这恰恰也是祥林嫂所面临的问题。而祥林嫂的追问，是中国版的哈姆莱特之问。对于死后的魂灵存在，她是“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sup>④</sup>。一方面，祥林嫂一生都在“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讽、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同时，她也“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sup>⑤</sup>。无爱的世界，飘忽的魂灵，或生或死，她都无路可走。她所在的精神传统，如同德国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所说，“没有给予普通人以任何安慰，无论是在他们生前还是死后”<sup>⑥</sup>。祥林嫂死后，“我”如此想到：“这

<sup>①</sup> 马丁·布伯：《我与你》，第106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41.]

<sup>②</sup> 鲁迅：《彷徨》，第16页。[LU Xun, *Wandering*, 16.]

<sup>③</sup>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3-54页。[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rans ZHU Shenghao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53-54.]

<sup>④</sup> 鲁迅：《彷徨》，第3页。[LU Xun, *Wandering*, 3.]

<sup>⑤</sup>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53-54页。[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rans ZHU Shenghao, 53-54.]

<sup>⑥</sup> 转引自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刘文飞、刘晓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40页。[Quoted from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 LIU Wenfei and LIU Xiaoya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 240.]

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sup>①</sup>悲凉的“舒畅”背后，是整个精神环境的可怖。生存之理想不过是“有趣”，为此竟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当作“玩物”。一个不幸承受苦难的生命，本应获得更多怜悯，却仿佛自身就等同于那样的苦难而变得罪过了，以致苦难亦变作可以观赏的乐趣。汉学家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所说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地地道道的世俗生活，享乐是其主题”<sup>②</sup>，便十分恰当了。在此我们看到了“乐感文化”中“爱感”的缺乏<sup>③</sup>，世俗伦理文化中救赎的缺场。生命没有绝对价值，生存没有超越维度，便有了“对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sup>④</sup>对他人苦难的冷漠旁观。祥林嫂因而生活在爱的荒漠中。这样的精神传统中生长的“我”不仅丝毫无法安慰祥林嫂，甚至也无法安慰自身。逃离祥林嫂之后“我”依然“被祥林嫂的追问所萦绕”<sup>⑤</sup>；“我”在“爱感”的荒漠中惟有追寻“懒散而舒适”的“逍遥”<sup>⑥</sup>。最终，能够安慰“我”的只有一元一大碗的鱼翅<sup>⑦</sup>。

<sup>①</sup> 鲁迅：《彷徨》，第6页。[LU Xun, *Wandering*, 6.]

<sup>②</sup> 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李茂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47页。[Frank Johnson Goodnow, *China: An Analysis*, trans. Cai Xiangyang and Li Maozeng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47.]

<sup>③</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0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0.]

<sup>④</sup>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242页。[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42.]

<sup>⑤</sup> 杨志：《〈祝福〉释义：启蒙、宗教与幸福》，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1期，第77-84页。[YANG Zhi, "Interpreting 'New Year's Blessings': Enlightenment, Religion, and Happiness," *Lu Xun Studies Monthly*, no. 11 (2005):77-84.]

<sup>⑥</sup> 鲁迅：《彷徨》，第16页。[LU Xun, *Wandering*, 16.]

<sup>⑦</sup> 鲁迅：《彷徨》，第4页。[LU Xun, *Wandering*, 4.]

《福音书》中记载了两个著名的终极询问：“同观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的青年财主问“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约翰福音》中的尼哥底母则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福音书》回绝了一切试图用伦理道德铸造彼岸世界的努力，将生之永恒完全归于来自超越维度的拯救。然而鲁迅却难以回答终极问题。如同《祝福》中的“我”一样，鲁迅也对于死后的问题充满暧昧——“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sup>①</sup>从理性的角度寻求终极问题的答案不得，于是放弃了这样的询问。

《祝福》让我们看到，鲁迅业已明确认识到了启蒙理性的局限性以及信仰维度的重要性。《祝福》言说了对终极意义上的慰藉的空前渴想。然而正如学者刘小枫所指出的，“鲁迅所置身于其中的精神传统，从来就没有为他提供过对爱心、祷告寄予无限信赖的信念”<sup>②</sup>。二维空间中无法造出人间天堂，而启蒙的理性甚至无法安慰一位乡村妇人。“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于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末路的，于外则遇见了西方的信仰危机。因而当时“中国所有的杰出的思想界领袖都是公开的不可知论者”<sup>③</sup>。精神资源的缺失使得鲁迅最终无法寻得这样的安慰，无法“滋养灵魂”<sup>④</sup>，对于终极问题无以回答。曾有学者指出，《祝福》体现了鲁迅在“讽道抨

<sup>①</sup>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22页。[Lu Xun, *The Last Collection of Demi-Concession Essay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3), 122.]

<sup>②</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45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45.]

<sup>③</sup>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HU Shi,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04.]

<sup>④</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56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356.]

儒”的同时，对基督教思想的一种暧昧态度<sup>①</sup>。事实上，鲁迅并非没有接触到基督信仰的精神资源，却与之擦肩而过。<sup>②</sup>鲁迅在《野草》中的《复仇（二）》中，对《福音书》中耶稣受难的故事进行了重新叙事。《福音书》中为完成人类的救赎计划而自愿舍己的耶稣在鲁迅的笔下则是一位满心仇恨与苦毒的革命失败者，而鲁迅对十架受难的理解也只是“复仇”。晚年写作《死》的时候，鲁迅说：“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sup>③</sup>。鲁迅最终也没有认同《福音书》所代表的精神资源。但是《祝福》没有止步于社会批判，而是进一步质问生存的终极意义。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鲁迅的《祝福》通过祥林嫂的口“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sup>④</sup>，又通过“我”的“说不清”言说了精神资源的匮乏。尽管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提供解答，但“祥林嫂之问”的思想史意义极为重要。

---

<sup>①</sup> 见叶隼、黄剑波：《〈祝福〉中的“宗教潜对话”——一个宗教人类学的文本解读》，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第99-108页。[YE Jun and HUANG Jianbo, "Religious Dialog in 'New Year's Blessings,'" *Si Xiang Zhan Xian*, no.1 (2007): 99-108.]

<sup>②</sup> 关于鲁迅与基督信仰的接触过程以及鲁迅对基督教的态度，学界已多有考证与探讨，在此不赘述。

<sup>③</sup>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第122页。[Lu Xun, *The Last Collection of Demi-Concession Essay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3), 122.]

<sup>④</sup>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75页。[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75.]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Tillich, Paul. "The Problem of Theological Method." In *Four Existentialist Theologies: A Reader from the Works of Jacques Maritain, Nicolas Berdyaev, Martin Buber and Paul Tillich*. Edited by Will Herberg.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58.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李茂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GU De-nuo (Frank Johnson Goodnow). *China: An Analysis*. Trans. Cai Xiangyang and Li Maozeng.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HU Shi.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尹惠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LEE Ou-fan. *Cries in the Iron Room*. Translated by Yin Huimin.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9.]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LIU Xiaofeng.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2<sup>nd</sup> e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LIU Xiaofeng. *The Unbearable Body*. 6<sup>th</sup> ed.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LU Xun. *Wandering*.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9.]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LU Xun. *The Last Collection of Demi-Concession Essays*.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 Publishing House, 1973.]
-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MA-ding Bu-bo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lated by CHEN Wei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刘文飞、刘晓旸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MING En-bo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lated by LIU Wenfei and LIU Xiaoya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
-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QI Hongwei: *Literature, Suffering,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ress, 2008.]
-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SHA-shi-bi-ya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8.]
- 舍勒：《死·永生·上帝（第二版）》，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SHE-le (Max Scheler). *Death, Eternal Life, and God*. 2<sup>nd</sup> ed.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SHI Mi-te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Xiaodan and ZHAO We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载《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TANG Junyi. "Religious Belief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Selected Works of Tang Junyi*. Beijing: 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1992.]
- 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XU Xingyan.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XU Zhiwei.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1.]
- 杨志：《〈祝福〉释义：启蒙、宗教与幸福》，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1期，第77-84页。[YANG Zhi. "Interpreting 'New Year's Blessings': Enlightenment, Religion, and Happiness." *Lu Xun Studies Monthly*, no. 11

(2005):77-84.]

叶隽、黄剑波：《〈祝福〉中的“宗教潜对话”——一个宗教人类学的文本解读》，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第99-108页。[YE Jun and HUANG Jianbo. “Religious Dialog in ‘New Year’s Blessings.’ ” *Si Xiang Zhan Xian*, no.1 (2007): 99-108.]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ZHOU Xiashou. *Characters in Lu Xun’s Fiction*.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ZHU Shoutong.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1998.]